



咸同廣陵史稿

咸同廣陵史稿卷上

七月初旬琦侯命千總某詣北城詐降僞指揮
叱之千總某極言琦善尸居餘氣賞罰不明爲
所馭者旣不能建立功名又不能逃歸原籍只
得向王爺乞降等詞僞指揮懸布於城千總某
攀而登之經一月餘諸賊皆未之疑忌也蓋賊
之計極詭秘除渠魁及當事外居東不得知西
居西不得知東何虞區區一降虜乃千總某由

勝兵陞指揮兵善事僞官廣交密友因得盡知
賊巢之虛實並闔郡之事情九月初旬僞指揮
出隊千總某應列前茅甫經東園之西建隆寺
之右千總某一躍丈餘再躍三丈賊訝之三躍
去指揮旗已五六丈遠賊放鎗不及須臾間如
翰如飛賊馳馬不及千總某歸營謁帥敬陳壹
是不愧智勇忠三字宜其超陞而信任矣而琦
雖賞加一級終未免孤疑

中甸琦營兵餉皆由解撥而雷營兵餉出之於
捐捐例漸廣矣

中甸後 欽差福濟探知徐凝鈔關南門城外
遠近居民皆以雞豚果品售之於賊因出示附
城十里一切農工遷移他所如違重究且更委
馮某等由桂花莊屯營以防賊之出入

七月下旬大兵來近半載並未掘人墳墓而琦
陳諸營火藥不敷伐薪爲炭輾炭成藥大兵假

公濟私徑伐四鄉墳樹一半取材歸營一半變價入己此端一倡始猶大兵之廚役伐之繼則兩縣之白役伐之終且當地之保甲伐之稍有子遺墳佃鋸而堆諸場城外方五六十里之地是以若彼濯濯也四五月前大兵頗有陣亡一獲其尸卽殮以棺揀現成大三穴而僅登一墓者兩旁去壙尙遠爲地較寬遂不問年利不辨山向隨便開井瘞之陸家莊楊家莊一帶大壙

內旣已沉埋小壙內亦且擠塞迨六七月暑疫甚盛兵旣役夫死者皆不及得棺只蘆蓆兩張裹而葬諸坎壙外談風水之家歎氣矣

八月初旬後賊之前後等軍猶給以米各男女局皆散稻稻霉且朽並不足數僞司馬刻減而大得其羨餘日私售之每升值銀一兩無窖鏹者皆啼饑而不獲購也城內除荒荆蔓草外凡諸葛菜馬狼頭俱掘作甘旨香蔬油告罄代以

梳頭雜油久之雜油亦無兩湖賊兵暨江左亡
命之徒食狗食貓貓盡食鼠鴉雀亦鎗斃無子
遺甚且煮釘鞋底煨牛皮箱人情洶洶殆無生
理況尸水灌井疫氣滿空受之者搖頭輒死僞
官以下死猶殮以棺棺不足裹厚棉瘞之三五
人共一硜硜方丈許滿布銅制錢不知命意之
何在難民死盛之於櫃櫃不敷用紮以重衾置
之空屋凡菴觀寺院衙署市廛骼胔積如邱林

骸骨埋於風雨嗣後填街塞巷鬼無害於人也
人無殊於鬼也豈不悲哉

八月下旬聞逆賊林鳳翔等由臨淮關犯河南
山左直走天津獨流

皇上命僧王勦滅不至爲北直害南京向提臺
屯熊黃鎮屢次殺賊不下數萬人並焚毀賊之
土城衝塌賊之營盤賊聞向兪名無不胆寒逆
匪楊秀清每欲由東壩剽掠蘇杭帆檣蔽天氣

燄甚熾幸向提臺分兵設計死守隘口賊竟不
得至吳越廣陵賊思與瓜鎮相連惟仗三汊河
毛營屯紮以阻賊之往來毛營兵不盈千而憑
高守險眞有一夫當關之勢充毛之智力何難
滅窮寇於危城而受琦節制不能擅動東路福
濟雷以誠亦屢欲約會各營攻城之四面而琦
璿止之莫可如何在琦璿固以畏蕙誤民亦民
之劫數未盡也

九月聞

天威震怒摘去琦善頂戴

九月初旬後賊之米雖漸盡而猶恃倉穀之儲
因開倉搬運經風半化爲灰或云積久使然或
謂天示之警而賊猶搖旗疊鼓故張聲勢城外
營兵旣爲其所愚城內難民更受其荼毒除各
局兄弟姊妹外凡外小之未盡死者皆搜而驅
諸南城外斬殺無遺吾友王城從賊司糧頗獲

重貲皆沈於家中之井家在北城火星廟巷妻
一人匿焉雖兩爲賊獲終能逃脫亦罕事矣

中旬後戶部發十萬兩鈔票交琦善賞賚營兵
兵得票寄北直親丁赴部領銀旣免糧臺支給
之誣開更喜兵弁郵函之穩便誠

皇上恩施之厚部臣思慮之周也乃甘泉縣謝
範卿具稟琦營請鈔票發縣以便差押各商兌
銀換票琦營准行謝設局立董意欲藉端勒索

假公濟私無如票專賞賚不能通行

十月初旬後賊之銀雖多而糧漸少賊非無七八奸細與瓜鎮相通而糧艘盡爲毛營所阻賊勢殊不可支藉令琦璿會合諸軍環而攻之奚有一賊漏網哉乃遷延觀望亦獨何心

十月以後雷營勸捐自灣頭鎮以下仙女廟宜陵各舖捐釐爲數甚鉅琦璿知之而不問俟捐錢解納迺奏請部臣飭雷營捐貲須由琦營報

銷

十一月賊糧無多瓜鎮奸細報偽指揮云南京
兵來導迎偽指揮將信將疑二十日偽指揮生
日偽總制送羊二猪四雞鴨各十福橘荔枝諸
果品滿盒盈肩偽伯長等俱有餽送不知其所
從來蓋老賊故示神奇也

二十二三日鈔關徐凝門外烟火蔽天賊凭高
望之紅巾蜂擁而來而猶虞其詐也轉瞬間桂

花莊一帶營兵與前驅之紅巾接戰紅巾鎗炮齊施有進無退城內賊亟出徐凝門夾攻馮兵馮兵寡不敵眾傷亡甚多當是時毛營兵不敢擅離虞南方之寇搶水路也而東西北三營馬步兵不下二三萬名豈不知桂花莊兵賊大戰我兵急切待援而地不過十里之遙琦陳諸營既不能偵諜於前知賊來之消息又不克分兵於後破賊勢之猖狂以致賊勝馮兵如入無人

之境兩三日間盡引在城之匪人大去豈獨馮之咎也哉

二十四日黎明南京賊屯江洲帶有糧艘十餘號僞官穿黃馬褂者俱由南門入意欲協力守城僞指揮接見極言空城難守之故羣賊定計速行巳午時賊鳴鑼諭眾云大隊卽刻往南京凡兄弟姊妹願去者隨行不願去者聽維時或云不去或云去之便議論紛紛未定也申刻後

賊偵知毛營嚴兵堵禦因另用鉅舟滿載金珠
錦緞暨百萬餘兩銀磚由徐凝門外運河出三
江營口渡江詣金陵東西北三路營兵知若罔
聞

二十五日賊復鳴鑼諭眾云願去者自隨行不
願去者如湖南北江西蕪湖之口音固遭大兵
之殺戮卽揚郡新兄弟姊妹亦難免大兵之荼
毒而奸淫自示之後兄弟姊妹願投金陵速出

徐凝門登鉅舟終不願去之人勿以未嘗相強而貽後來之怨悔也至是從賊者如歸市矣向令賊勢窮蹙之時琦陳各大憲奪賊之氣而安民之心特備數十張難民免死之印示射入城中效魯仲連救聊城故事俾蚩蚩者各有把握不至起無分玉石之疑亦奚事紛紛渡江求生反死哉不此之務而去者極多留者半係安心就戮之人暨老穉殘疾無異鬼薪慘何忍言午

後南關外旌旗節鉞吹笛鳴金導引僞指揮以下僞官騎馬乘輿由四方石旱道譟呼而逝而東西北三路營兵知若罔聞

二十六日紅頭將婦女二三十歲以上者恐誦而去所餘亦僅十之一也賊匪旣去闔郡僞署及各館局留遺輕裘華服骨董奇珍書籍字帖圖畫鐘表檀梨几案宣城窰磁約值數百萬金而窖鏹私藏不可悉數

二十七日賊去已遠難民不敢出戶城外有好
事者結約四五人由徐凝門城入小東門皆走
石板大街凡遇屋宇整齊之處非偽署卽館局
必遊玩一遭目眩神怡不知取携何物爲是信
步至仁豐里阮太傅第舖墊盛設如火如花與
他處無異惟廚房掛有十四五斤肥肉兩片放
有容二斗笱箕滿盛浙米未炊最後空屋三間
堆豆腐乳罐百餘事奇特之至鹽院署係偽指

揮所住金碧輝煌珍奇燦爛最難得者四五百
盆建蘭佈滿桃花泉後洵天地之菁英也四五
人忽然共議一切貨寶需籬籃滿載而挑之遍
覓不得時已向晚急走南門見城闔內死屍滿
地城闔外遺骸成林且館驛前瓦礫場上屍爲
獾狗吃而未盡者或翹一臂或伸一拳大有攬
人之勢陰風慘慘斷頭折足若怒若奔四五人
讓路不及驚悸欲死明日不敢復來

二十八日千總某孫姓向爲標客現投効琦營
聞桂花莊逃兵云紅頭去已三日僅餘空城千
總登十餘丈炮臺望城中炊烟不起聽四壁烏
烏聲樂知羣賊真遠去矣飛稟琦侯侯戒以小
心入城勿中埋伏之詭計千總由南城抵北門
復繞東門出徐凝門不見一人亦未遭伏戎復
稟大營琦乃遣弁兵守護並摺奏敘已之功咎
馮某之不能堵禦

二十九日琦侯座八人大轎駐臊狗山山之前
後左右驍卒防護乃命營兵進南城逾時城中
烟燄蔽天飛馬報聞賊之遺火突起其實皆大
兵之所放也蓋大兵欲掠重費而恐伏戎猝至
地雷飛殛特將僞指揮所住之院署並多子新
盛左衛街暨轅門橋一帶高固新屋全行燒毀
以覘猾賊埋伏之有無卽以快趁火打劫之心
願而琦侯不知轉添兵百名把守南關不許一

人擅入至是營兵橫行無忌不慮有分肥者矣
三十日城內火未息大兵復入城虜劫重貲已
踰十之五六矣巳刻雷憲邀同琦侯暨知府擺
隊進城聞啼飢呼救者甚多雷憲命練勇煮飢
粥數十桶入郡內賑施粥盡桶空勇卽將賊遺
之件納諸空桶刮噪而歸大兵恨之力不能止
也乃以骨董納於糧臺字畫獻於大帥卽祈糧
臺李某請諸大帥出示禁勇帥示云本營自有

施濟之方該勇等無得以送粥而帶進奸細切切毋違勇退而大兵肆掠踰十之七八矣日落兵散難民惴惴出城吾友殷某結伴出南門行五七里得薙髮吾戚李小梅沈介人出徐凝門至大灘詣江洲一帶得免剽掠緣無大兵在也丁溝歸某之妹偕數女人由東路過雷營胡价四子由西北路過琦陳營無不被兵勇搜刮甚至剝衣摘珥能保性命者萬幸

三十日午後予由丁溝邵伯赴北鄉曾莊意欲
進城一覘屋宇而苦不得入惟望滿城烽火遍
地旗鎗雷塘橋之西法海寺之南殺氣紛騰賊
氛未靖予因止宿焉平旦負囊行腿力甚綿僱
車十里腳價一金半塗遇營兵扯予至地而奪
之車倉皇疾走渡口買舟舟資先給坐未定躍
而登者廿餘人不若散人船之能容膝也解纜
後力倦神疲十步一歇雖在大寒汗淫淫不止

過一村鎮審音搜橐遇貲輒攫取夕陽西墜暴
客更尾之予囊輕獲免幸覓一寓薦草者枕股
卧已無隙地度板架閣予亦踏肩而登飢粥兩
盂百錢始易所謂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誠
然因作行路難以歎之

一舟百里十萬錢一車五里錢三千半塗大
兵橫勒索衣囊委地塵蔽天奉之一金唾不
顧舟車乘勢紛如烟老者強扶稚者泣怒馬

疾衝半相失逆路尸山眩眼花回頭血雨噴
衣濕繞樹人爭小徑抄風腥月黑豺狐跳五
步一驚十步蹶牽衣牽折長河橋疏林透出
燈光紫筋聲悲切鼓聲死虎頭人披勇字衣
道是異鄉口音卽賊子革穿脊筋鐵敲髓搜
盡腰金毒乃止君不見天下紅巾任去留民
亡道路戕戈矛太白咨嗟阮籍哭乾坤慘淡

烟雲愁

十二月初一日徐凝門南門鎖閉惟開北城門
門口刀鎗林立云防奸細其實禁勇民之入城
分肥也民寄居四鄉或去城數十里或去城數
百里聞賊退無不辛苦奔馳急欲進城一探骨
肉而苦不得入有糧臺董事耿養和騎怒馬直
衝馬後帶有十餘健漢騰躍而入太傅第副貢
生阮亨請隨行被一刀斫破敝裘赴營稟訴並
言城內難民之苦當事者駁之是日大兵搜括

已空見有穿裘服者卽以已之敝衣易之形神
稍可疑必檢閱腰堯追求藏窖甚至鞭敲戈擊
如北直李闖王拷降臣故事吾友業茶王某被
營兵逼殺於北門附生唐詩之戚年尙幼以拷
掠不承被一刀至今面有刀痕湖北米客陳某
口音遭忌僞作病狀扶於某之子肩出北城官
詰之於子敘姓氏家聲兼指叔之病遂得行不
數步兵強搜陳腰得二洋錢始釋放旅投丁溝

陳詣樊川先是陳在城作伯長僞官見一家母子暨女子被虜母女零丁極相憐卹越日陳給重貲女笑存之陳與定終身維時老賊逼降女堅欲行並囑異日樊川相會從賊非長策也陳送出南郊相睽七八月矣至是陳訪樊川女不負約亦緣之奇者附誌之可與聊齋小二並傳初二日西北門外平山堂觀音山暨鳳凰淮泗橋一帶如北琉璃廠南狀元境貨寶山積交易

沸騰

初三日甘泉縣謝範卿進城遣子帶壯丁將各局之檀梨傢伙廣錫器皿運入私居而賑施之令未有也城外探親者雖稍稍入城而遠近無市難活垂死之人

初四日琦善封城不准一人出入難民死過半矣詩以哀之

揚郡百萬民逃者十之四所餘半良莠鋒鏑

不及避萬一有子遺瘡痍盡折臂突聞安江
門金鳴賊控騎賊去已三日琦兵不出次黠
者請先登戈矛一嘗試傳呼至大營空城無
畏忌琦乃縱營兵兵停怯魑魅烈燄騰半空
豺虎益橫肆霸王掠而屠闖王劫且恣漢唐
骨董珍宋元書畫祕積之如邱山大營爭獻
媚難得惟金珠白刃烈廢笥笥傾飽所吞尤
起無厭志火箭強射天霜鐔生斫地人變牛

馬頭五毒拷遁寄不承拚一死承之慘倍至
劍劃膚飄零火烙鬼顛顛滿城相驚呼啼老
泣幼穉婦女已殘疾梁河競溺縊縊墮溺且
浮橫尸不敢崇大兵瞥見之更生意外事冠
珥剝髑髏衣衾剝骼齒非復是人境曾不及
狗彘洶洶近一旬吞噬無噍類六街變五都
道是琦之賜間有民入城生憎襲剽利誣之
以匪徒梟首旛竿示雲黯日無色血飛天滴

淚翠羽勝紅巾進入齊諧記

初八日琦侯諭府縣僱役夫將城內難民抬至北郊俾人識認午後淮泗橋鐵佛寺一帶無非焦頭爛額蹠腿折足之人慘極矣詩弔之

孤城民卅萬蚩蚩遺數千逆匪不能殺殺以侯爺權紅巾走且盡黔首飢心煎雷公博施濟臺人紛如烟琦恐兵貲厚雷勇旁垂涎入城奪所奪貨物安保全黃塵飛騎駛紅旗令

箭傳傳諭雷營勇毋再移橐餽城以內餓死
城以外潛然急求探親故重闔閉轉堅直任
兵肆掠那知命可憐突然驅民出兩步已一
顛跛痿不履地三五齊貫穿穿之如朽鮑盈
筐聳役肩紛紛委諸塗何異溝壑填北風自
冷咽殘雪當裏瓊四野哭聲起暮夜鬼涕漣
橋斷淮泗靜寺荒鐵佛眠猶有未盡死匍匐
相遷延面目枯轉黑鬚髯長且卷鬼薪與人

疏驚魂一縷懸親友不能識問之同寒蟬露
處三五夕賑米猶芟芟謂宜善後事奚畏頭
上天天怒誅琦逆翻在狂寇先數月後琦善暴死
初旬後城門猶閉不准民入惟府縣書差揚營
弁兵得入城將各局之海梅楮木物件銅錫沙
漆器皿由城頭繫出官不之禁也

十五日琦營出示准軍民人等於十六日由北
門出入毋許擁擠等因

十六七日城門外無釣橋僅以二尺寬之跳板渡人人爭往來擁擠填塞間不容髮進而復退者眾矣萬一入城尋覓親丁死屍屍之在故宅者猶可僱役抬埋屍之在寺觀市廛等處本有錦綉衣衾裹束奈被大兵剝去以致斷頭折足不可讖認向令賊去時准民進城不至是也

十八日四鄉農婦入城不下三四千人搜刮棄材凡門窗鉤搭水炮銅苗皆拔而售之

十九日文武官住城外城頭窗榻磚板几案床
椅木笥皆被各衙書差攘爲已有城內屍在已
宅者猶未抬盡在寺觀等處無人掩埋新舊城
僞官告示並各僞署門前對聯依然式帖不曾
洗抹未知當事者是何意也

十九日子由曾莊進城過象鼻橋見炮臺高四
五十丈出鳳凰橋土城見方五七里皆 欽工
福地化爲應數之劫灰佛域諸天翻入無情之

焦土驚沙叢莽塞路漫空負郭無村進城無屋
傍山無樹依水無舟有井皆涸無人不泣慘目
傷心矣入北門覘通城城西自落星街至長汪
邊民房拆毀作演武教場城北北小街北首蔡
官人巷東首民房移掇城頭城東南河下一帶
暨南家樓左右民房拆至城隅作巢穴此皆繞
城四壁之屋賊塌之而賊徙之也城之中央多
子新盛左衛轅門橋街璇室琳房銅牆鐵壁兩

淮精氣楚炬一空此又繁華極頂之區大兵毀之占埋伏之有無也新舊城四民之居除僞署屯軍及各館局毫無破損外大家小宅在闔城尙有十分之七大半皆無門窗板壁無壘牆仰塵地板挖開磨磚揭去此更各館局兄弟姊妹扳作柴燒先後土匪拆剝入已也總之人且在劫彼土木丹青珍奇錦綉元明字畫宣成窑磁奪天地造化之工宜入劫而投兵火也後有作

者可不戒哉

二十日外民漸入城住文武官亦進城巡哨而
土匪未之禁也琦侯休息於雷塘之東因挾嫌
請

旨將馮某斬絕國人哀之

甲寅

正月琦善奉

旨駐南城外勦滅瓜洲土匪而未遽移營也

初旬後城內匪人極多日則拆毀民屋夜則裝鬼嚇人地方官未能禁也

十八日午刻城內轟傳賊前隊已入南門居民爭先逃竄婦女啼哭老幼扶携包裹行囊委棄路側北門大街擁擠填塞不能驟出城冒險者縋城而下半踉死強有力者竟將前賊匪所堵廣儲門之磚石劈開城門大啟而苦無釣橋只得褰裳涉水維時大雨如注傾踉帶傷者不可

悉數受蹙至死亦不少申刻畧定始知述賊來者皆土匪之謠言煽惑也先是賊匪初至揚城各方貧民卽將大戶之傢伙物件搬運於己屋未嘗不以爲蹙發財也迨虜者虜而死者死所遺之件又爲賊退後之窮人攘取至是更歸於土匪矣土匪亦烏能身受哉土匪之魁係淮安人太守拏獲遂正法

二十日外樂善者入城設局六所掩埋遺屍屍

極多除賊至時斫殺多名葬於犬腹天暑後雨
暘不若化爲灰塵與夫節婦之沉古井外小之
流城濠紅頭之瘞以金錢白骨之殮於木櫃皆
無從查驗而不能悉數外凡寺觀衙署等處每
遺一屍束一蘆蓆埋之六局計共用去十三萬
五千餘張蘆蓆亦何劫數之大也吾友熊灌芝
與其事

初旬外居民稍定店舖漸開小紳衿於新舊城

設籌防局數處經費無出郭少卿弟兄等命各
店有一夥出一錢各家有一人出一錢名爲一
文願又名爲人頭錢每日一收貯局籌防其實
皆爲小紳衿等飲膳淫賭之資滿城含怨兩月
後太守禁之

二十日外傳述包廣亨宅內有窖鏹十八萬兩
包美東急欲掘而匿諸遠方雷憲偵知率勇盡
起之拜摺奏云包某久於運司案內呈報家產

盡絕今賊遺若干兩應運貯大營以濟兵餉該
商人不能攘爲己有等詞先是 道光初年包
廣亨渡江辦運各種舞弊諸般取巧積有三四
百萬金不思報 國乃於二十九年賄串童濂
謝元淮洪國柱蠱惑陸建瀛改綱鹽爲票運以
便脫逃迨誤課誤民兩湖擾亂包美東之罪不
能擢髮數矣去春至急時欠課不納屢徙鉅貲
遠遁區區十八萬之濟餉豈足蔽其辜哉

三月初旬各鄉鎮暨通泰等處捐釐已定

四月聞南京賊匪分大股竄擾安徽江廣等處約五六萬人數武昌一帶復失總督吳文鎔溺死撫院青麐退走湖南

皇上震怒 命斬青麐並有

上諭責吳某不能禦賊以救民雖死何益東南一路頗多大員若俱彷彿自經溝瀆之意以爲盡節賊豈不全無阻遏耶吳文鎔無容議卹

五月聞賊又分大股六七萬人由徽省竄渡黃河疾走北直

皇上命僧王勝保提兵山左勦賊賊死四五萬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渠脫逃者亦不少賊勢甚窮而猶屯占高唐連鎮復經僧王圍連鎮勝保圍高唐屢次衝鋒滅寇數月以來我兵重圍深厚凡高唐連鎮之賊無一漏網至是江南醜類不敢復渡黃矣

五月中旬儀徵劉桂馨何二矮製萬民傘二柄
一送雷營賞收一送琦營琦卻之並云本帥在
江北禦賊頗不負人而紳商遠遁絕不來見且
妄肆譏評增茲多口又何萬民傘之是需

六月琦善死遺摺猶以賊匪強悍爲詞陳金綬
權理營務飛章啟 奏

皇上命將軍托由高唐至揚州攝琦篆先是
欽命江北雷以誠赴徽省勦賊雷以安徽勦賊

之苦且危何如揚地捐務之利且安因逗遛月
餘未曾起行適乘琦死 奏請暫留廣陵同陳
金綬協心防護批准

六月以來郭少卿陳寶卿復於城內各店寫捐
議防爲奸細也查奸細須由城門城內僅開天
寧北城故籌防之要在天寧北城兩門北城門
准人入天寧門准人出入者在北城門報姓名
住處局董登記當晚查驗委曲繁重凡灰糞柴

水各挑夫信口亂說擁擠雜遝勢難明晰查驗亦復虛文五七日後但令入者取籌出者繳籌籌上翻譯清字又數日籌半失落以皮紙條代之托將軍未到任以前微服進城三日並無人查察及到任後面詢太守僅開二城之故答以嚴防奸細將軍大笑

七月托將軍到任後擺隊巡哨儀徵浦口並渡江會向提臺商滅寇之策歸營整齊糧餉瑣務

責之糧臺文捐輸各務委諸侍郎雷頗有大臣
風度軍興以來江南有向榮夙稱剛勇久諳韜
畧以二三萬兵牽制逆匪楊秀清數十萬之眾
又新得張嘉祥更名國梁驍勇足智率健卒千
人投降迭次殺賊不下數萬人升授總兵官俗
謂如虎生翼誠然六合知縣溫紹原信義素著
智勇兼全當賊匪之來不請一兵不糜一帑惟
以利害生死之故曉諭眾人各知自衛其身

身衛而家衛家衛而國無不衛百餘里膏腴之地耕之而食足十餘萬少壯之民練之而兵足足食足兵加以撫摩而激厲自然同仇且効死矣一二年內殺賊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或數千人萬人賊不敢越六合境一步天下聞而嘉之今更得托將軍來江北望永清焉

七月以來雷以誠開復原職氣體驕矜頃又伺察托明阿之爲人逡巡而不踴躍猶是琦之主

守也渾厚而不精明非比琦之難欺也因變往
日辦公之志起一時吞噬之心內而雷三少雷
四少雷六少黃姑爺暨蒯文虎李肇增狼狽爲
奸蜂蠱流毒外而史華樓徐東園廣委員眞老
四等始猶招搖撞騙繼則忤斷持強是以東鄉
舉人王諫以拂徐之私意卽被徐提解雷營罰
錢數萬千文始寢其事此在雷以誠固設殺一
警百之思在徐東園更增狐假虎威之勢私刑

逼勒詈語侵噴以致賄賂公行脂膏腴削厚費
鉅萬提撥大營俾雷憲暨雷六少等人無端冒
領任意誣開徐由是言出計從倍作威福矣嗣
後眞老四尤甚

七月中旬賊犯土橋托將軍出隊

七八月間南京賊造大木牌長數十丈上置木
城安放烏鎗火炮遇順風卽欲接濟瓜洲鎮江
幸紅艇船駐青山頭一帶見賊來駕大砲並西

瓜炮攻之木牌雖猛遇火輒燃連環不解焚燬殆盡間亦乘霧放木牌趨浦口艇船燒而走之九月邵伯鎮典商被控遂成鉅案先是賊匪來時鉅商富戶不得已與聞犒賊之議迨大兵屯集突有楊小山者曾爲邵伯團長因在典索謝未遂特勾串慧誠文巡捕某移文邵伯司文中專述楊小山親見典商通賊等情邵伯司詳縣縣主謝範卿因戴詔爲典求情未償所欲卽詳

府兼通稟制臺各大憲雷慧兩人務欲嚴辦亦
係辦典商以恐嚇運商之意也揚州府福珠朗
阿以爲犒賊之舉自黃州以下皆然並未深究
况揚地財力困窮更當寬容其事委婉申詳反
觸雷慧之怒雷以慧專查奸細特聯慧御 奏
該典助賊情形並參福珠朗阿不無受典賄囑
之處且兩耳重聽宜令休致等因

皇上命糧臺文審辦文 奏擬北典一名罪譴

四千里南典二名罪譴三千里福珠朗阿雖無受賄處而重聽自當休致自此之後謝令得雷營之寵顧矣

九月以後雷營捐務紛繁一捐釐鄉鎮米行每担捐五十文其他油布紬緞南北貨各店按生意之大小報捐一捐畝照漕糧正冊花戶無論貧富每畝捐錢八十文揚州府八屬以下一律推廣接濟艇船軍餉前運司但本應發往軍臺

緣雷某 奏留專辦大捐事宜特駐邵伯街委
佐貳紳衿更於捐釐捐畝外校訂冊簿排列花
名雖釐畝之已捐尙家私之甚裕如積產至一
萬兩者捐銀一千兩至十萬兩者捐銀一萬兩
多少類推謂之指捐捐至一百萬告止諭帖一
下員董狂詐如程伯華本揚地人既非紳衿亦
非佐雜而坐四人官轎張大紅傘蓋耀武揚威
遇有痛哭乞憐者不惟不加體察且欲提解大

營治阻撓之罪子繼祖在眞武廟鎮私受賄賂
附董鄭惟士陳時泰於正捐印簿外勒小舖戶
寫皮紙條數十張或十千文或二三十千文不
等小舖戶畏其勢變賣償之如此詐贓大干法
紀他若吳寅壽丁伯和挪空捐貲各佐貳在興
寶通泰一路更擅作威福候補蕭丹伯硬勒邵
伯富商並不洽上憲之意故但明倫示云現已
撤退不善捐之員董該四民毋得藉口等因詩

以諷之七律用險韻

平原馳走極瀾迤吳楚東南忽不支錢法較
銖兼較兩簿書捐畝更捐釐私囊直指盈千
萬官鈔都償減倍蕞終是 聖朝恩澤厚樂
輸原不假鞭笞百丈屯營抵市塵偏多毛遂
口流涎沿途佐貳狼依狼繞幕賓僚蟻附羶
幃幄參謀成鬼蜮封章夾片敘貂蟬恁教黃
白瓜分盡猶有脂膏入骨腴紛紛疊騎更聯

鏢勢若雲衢怒赤燦單眼烏翎拖服蟒雙飛
燕尾續冠貂侵吞白帑心猶蠹議贖黃金首
不梟南國財源歸虎帳疇知赤子腹仍枵粵
寇西來若蠹蝨九天從未走春霆游兵衣錦
奚披甲元帥彎弓不識丁縱費經營屯壁壘
弗相聯屬判畦町紅橋十里紅巾伏殺氣紛
騰塞海溟吉林烏魯乘俱蒐退避豺蠶勦不
兜偶犯烽烟成雉兔擅離隊伍變貔貅頭銜

競向名姝炫骨董都從老將售富貴莫歸沙
漠去二分明月聽笙篴重閉巖城不可攀北
門半面卹民瘼虎頭牌上翻清譯鴉片床邊
捕漢奸河駛空防三汊險願微僅募一文慳
誰知小利歸紳董妓館宵深擁翠鬟腰弓曾
未射螳螂堅壁俱韜百鍊鋼紅艇一帆資堵
禦青衫幾領議籌防難擒首級推西粵只諷
心經薦北邙知是蕪城歸不得臨歧風雪太

俚俚沿洲虎視尙耽耽一片囂氛亂未戡百

萬帑征停發譴

謂前運司但

二千石戇不開參

謂知

府

文公臺鎮能驅鱷

謂布政文

謝傅墩傾忍駐驂

謂甘泉令謝

多少甘棠都翦伐可憐避世竟無龕

九月下旬北直發下硝磺炮子四大艘接濟江

北軍營兩縣得知出差僱夫並給飯食無如差

委白役役協地保搜捉耕農農匿草堆潛床下

偶不加檢投入網羅賂三四百文即免而鄉愚

一文如命勉強隨行行必鎖以草繩十人一串
頭上毡帽差役除去囑以當晚交還詎知四五
日間扛抬出力絕無食宿之處西風露頂帽皆
烏有而猶未遽釋放也苛虐如此民豈聊生三
載以來遇差皆爾儀徵暨大儀各集僱車至邵
伯販貨差役伺車之單行者截而訛之如有煩
言卽將物件投之於地

十月聞北直勝帥圍高唐城四面水洩不通賊

勢大蹙僧王兜圍連鎮賊屢出降南京向榮委
張國梁督兵燒燬賊營殺賊數千名收復雨花
臺我兵現屯雨花岡上以高視下賊股慄

十一月鍾承露之子號四少由賊案革知縣不
准捐復嗣後練勇投効無功現又同雷六少等
覓邵鎮之烟花因得團勇五百名投雷營効力
勇素不馴忽過五臺山北鹽廳遇投充未選之
勇互相口角兩不相下遂聚眾比武藉掠居民

鍾四少不能約束將晚時更結隊入城企圖搶掠幸城守營帶兵逐勇早閉嚴城

十一月中旬瓜洲賊犯新集儀徵縣都啟森死之先是揚州賊去餘匪入儀城放火劫搶四民驚竄頃漸進城都啟森極力衛之無如馬兵一千名屯北門外五里以下去新集沿江二十餘里遠非都能強之近也都惟練勇千餘人每日巡哨提防突見賊至新集搶米劫錢虜雞豚等

件都率勇衝鋒殺賊無數而賊之大股飛來裹圍頓急北城外馬兵不援以致都啟森寡不敵眾猝然遇害各勇紛馳紅巾亦是托將軍始押兵前往賊已竄佛感等洲劫洲民存糧數百石大兵追至賊退還巢穴多時闖數日賊胆敢出僞示於沿洲一帶並貼各大營盤其略云糧足穀豐可以度歲明年再赴諸地征收

中甸後聞湖南駱秉章殲滅粵寇盡淨先是廣

東餘匪並廣西賊黨竄湖南永州郴州桂陽等處經駱秉章督桂陽知縣吳清鵠等勦殺偽官賊匪數千名廣東之竄逆已除又督慈利知縣馮崑直隸州王鑫等暨各紳團勇擒獲偽帥殺散脅從廣西之竄匪亦掃清湖北自曾國藩塔齊布攻奪半壁山後賊眾仍於富池立營抗拒並鐵鎖橫江阻我舟進攻之路我水師第一隊急駛鐵鎖之前賊鎗炮護救我水師第二隊跟

踪迎擊逆勢退卻我師卽將賊之鐵鎖斬斷其
不斷者以火鎔之盡化維時南岸排列六千人
壯軍威而助聲勢陸軍亦從半壁山飛來與水
勇爭先刺殺須臾間已將富池口賊營燒燬該
逆見官軍得勝紛紛亂竄我師且追且燒至下
游鄔穴一帶適東南風大起賊勢不能下行乃
縱火肆焚烟燄蔽天賊眾來援均被官兵刺斃
統計前後殺賊數名數千名溺死者不記其數

燒燬賊船四千餘號田家鎮旣破老巢自傾皆
曾塔智勇之所致也餘黨潛逃復勾結安慶諸
賊併入廣濟黃梅兩縣仍圖乘虛剽掠幸塔齊
布率羅澤南等在菩提壩南路進攻立斬黃衣
賊目一名斬賊兵一千數百名卽於二十八日
收復廣濟縣城餘賊猶竄往黃梅塔齊布復督
同周鳳山羅澤南分左右中三路追擊賊眾披
靡屍橫遍野計殺賊三千餘名生擒九十餘名

逼近城下更擒一百餘名

初二日卽克服黃梅縣城楚北境地肅清其九江賊匪亦由李夢羣彭玉麟等會同夾攻漸次勦洗福濟和春更於和州烏江一帶殺散賊眾賊之逸者馳至南京賊目見疑不敢納

冬季以來甘泉謝令恃上憲之寵貪婪無厭毒害良民偶檢積稿有劫搶元寶一案失主勿追乃誣某銀號窩藏慧誠被竊一千餘兩已訊得

來鶴寺道人供贓銀盡存餅店而復授意道人
嫁禍毛盈茂銀莊偵知慶陞洋貨店有親戚某
借貸未遂卽串差役勾伊戚捏控慶陞慶陞賄
賂入後堂頓使伊戚認誣漕務除出示勒價外
更訛索漕計書百兩手票事難縷述惡差梅洪
同劣幕張香厓內外狼狽張迭被控於淮揚道
署籤差嚴緝謝敢私藏數月間贓積數萬爲子
捐官以田園不足庇子孫惟官場爲利藪也瓜

洲賊屢竄擾謝出住邵伯鎮以圖安帖知府劉
捐廉賑在城極貧江都縣李輝德亦出貲賑濟
仙女鎮某甲控本鎮富商賄賊如邵伯故事李
公痛責之四邑感仰謝反密稟大營以傾跌李
公表揚自己平素不顧廉恥而猶出印示自陳
世德里人醜之爲製楹帖二付奉贈道德光輝
一興教一安懷均沾實惠公卿模範先太尊先
觀察洵盜虛聲籌防董保衛董團練董捐輸董

施濟董兼之淘挖董各董橫行三百餘行齊側
目高虞卿郭少卿張舜卿陳寶卿黃蘊卿加以
謝範卿六卿統領四十八舖盡無皮

十二月福濟 奏革臣楊殿邦前在揚防堵何
至用鹽課十二萬兩之多該局員李安中延不
報銷荒謬已極應請

皇上飭楊以增調張廷瑞李安中許敦詩楊殿
邦眼同質算不得藉詞延宕著將十二萬兩之

原數趕緊繳賠伏查保衛局設有三十餘日不過一萬餘兩之經費開至十二萬兩者緣楊殿邦委江壽民用鉅款犒賊也賊究竟得銀與否無從查驗且江壽民已故其事惟李安中得知福濟之 奏可謂頂門一鍼

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瓜洲賊竄擾儀徵新城附近回傍假冒紅巾乘勢劫搶龍虎集莊家營一帶托將軍等押兵出隊甫與賊交鋒鍾四

少之勇先奔雷勇遂不支大兵驚恐紅頭穿黃
馬褂者督大股兜圍撲殺我兵一千餘名並傷
亡押隊官二十三員幾乎全軍覆沒先是托明
阿蒞任內不諳韜略外不知訓練殊有愧將軍
二字且日以和衷其濟爲詞故捐務委諸貪冒
之雷以誠蹈義不長財之愆營務委諸不曉事
之劉良駒犯慈不掌兵之咎始猶會議聯銜繼
爲雷慧兩人所牽治師老三年參游柔惰騎步

驕盈遇賊輒敗亡誰之責哉

三十日托將軍收殘隊歸營營兵敗而死者以
其子弟補之無須 奏聞亦無須帑銀十四兩
卹其家也